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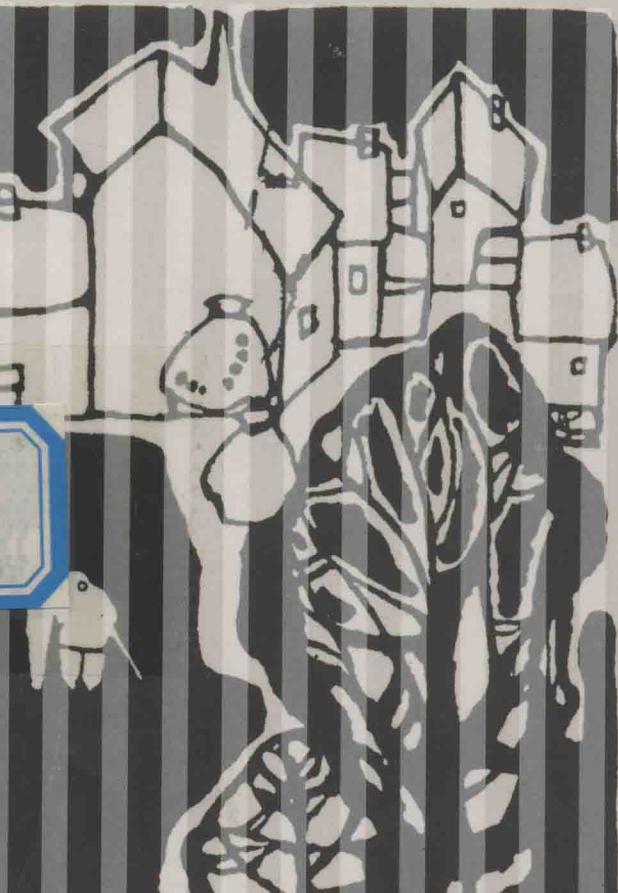
- ◆ 黔北山地，颇多倔犟。
- ◆ 其中一人，在下是也。
- ◆ 族别土家，汉化久矣。
- ◆ 不较收获，只管耕耘。
- ◆ 小说为主，散文辅之；
- ◆ 偶发诗情，妄加评论。
- ◆ 从文廿年，数百万言。
- ◆ 苦乐相随，荣辱淡然。
- ◆ 处心积虑，营造氛围。
- ◆ 骨立于岭，走笔遣隘。
- ◆ 山原文学，雄风涌动。
- ◆ 文学山原，大象沛然。

## 上 卷

# 风流乡村

胡长斌 著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

# 风 流 乡 村

(上 卷)

胡长斌 著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丛书 / 蔡丽玲等主编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6.8

ISBN 7-81036-972-5

I . 高… II . 蔡… III . — 高等教育 — 教育理论 — 研究 IV . G640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5965 号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邮 编: 515063

印 刷: 遵义市汇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: 遵义市高巷路 30 号

邮 编: 563002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第一版

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 — 1000 册

定 价: 全套 107.5 元 (每册均价 21.5 元)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## 始终注视着脚下那片乡土

——长篇小说《风流乡村》序

石永言

胡长斌是相当勤奋的。

他的中篇小说集《雄风满山》问世不久，另一部长篇小说《风流乡村》（上卷）又即将出版。记得《雄风满山》一面世，便受到省城文学评论家龙忻成的赞赏，在报刊上著文评论一番。长斌正当年，蓄势待发，创作激情充盈，埋头耕耘不辍，成果也就可观。

《风流乡村》描述了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，一个偏僻乡村的变化。西部大开发使宁静得有些消沉的乡村发生的变化，折射出西部乡村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乃至民心的巨大嬗变。作者以敏锐的思维，借助一支笔，探视乡村变革中的“莺飞草长与良莠杂陈的社会状态”。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革之前的徘徊观望，变革之中形形色色的思想与表现。在这奔腾向前的社会生活大潮中，有的人找到奋进的方向，而有的却迷失于乱花迷眼的现实生活。新的生活，扑面而来，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然而乡村变革又是大势所趋，不可阻挡。于是，乡村中的人与事，便在这部作品中留下社会大变革的烙印，经由这些人事物事有声有色的活动，让我们看到西部乡村一幅大变革的图画，听

---

田兴詠，笔名石永言，当代著名作家，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“长征三部曲”、《战争绝唱》，散文集《遵义往事》等。

到西部乡村在大变革中前边的脚步声。

长斌来自黔北的一块乡土，他热爱这块土地，熟悉这块土地。以致，其创作全取材于这片挚爱的土地。他与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彼此生生不息。他关心底层，关注民瘼，关怀人性，不为文学界鼓吹文学要青睐中产阶级所动，不去问津所谓“中产阶级文学”作品；不写他所不熟悉的城市文学里的花花世界，潜心自己脚下的一片乡土，始终为自己的一片乡土写作，实属难得。

我为长斌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矢志不渝的追求所感动，又为他在创作道路上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。有这样的追求与精神，相信他在不断实践，不断总结的创作活动中，将会有更大的成就，更多让人欣喜的成果。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。

## 文学是富贵之外的事

——长篇小说《风流乡村》自序

长篇小说《风流乡村》(上卷)完稿时的2001年,适逢文学界鼓吹文学要青睐中产阶级,即为中产阶级文学。而其时,中国尚有数千万贫困人口,报载极贫人口亦有几百万,并且,一些人在脱贫,而另一些人由于高昂的学费、或因天灾或因重病住一回医院而重新返贫。贫困人口在变化,而统计数据像小丑一样永远跟在尾巴上。可是,文学界趋富日炽,好像不写洋楼与走丁步的女子,不写都市的日新月异连下水道流淌的都是银子,诸如此类,文学就他妈的算不得文学了!更有甚者,是出版商以万字万元的高价,收购描写花花公子花花小姐那末一点点风流韵事的“文学”文本,以这样的垃圾去填补富得不知怎么花钱的人空虚无聊的灵魂。如此帮忙与帮闲,一时间竟然成为“主流”。

在下不识时务久矣。《风流乡村》描述了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,西部一个偏僻的乡村的变化。文本中没有富婆,没有不明不白成为百万富翁的所谓企业家,没有可以挑逗起一些无聊之人向往之至的炫丽以及虚假的天堂。文本中只有荒疏了劳动既养不活老母也养不活自己的狗娃,凭藉老婆的美貌与罗二娘的身段而得以当上村长的草凳,考上大学无钱读书转而一边自学一边经营茶场的杨秀发,以及见到女人就像饿狗扑食一样冲上去的唐么二。还有乡村中学一部分老师的所作所为:心思不在“教”,而在其他的校长阿桂;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甘沉沦,且人鬼莫辨的王山老师,对

文学抱有一团热情，并且反感应试教育而又不得不深陷其中的陆大有老师。乡里像走马灯式晃来晃去的乡领导：黄在臣得过且过，唐明皇盼出政绩心切而作下许多荒唐事，朱乡长甘冒千夫所指破坏大峡谷森林换来一场民怨；还有从外地来的江滔滔挂职乡长，与陆大有、杨秀发、草凳等人共谋地方的发展。县里唐副书记心有不平而不抱热情的工作态度，曾正书记颇有几分焦裕禄式的心态与干劲。等等。等等。所以这个文本不被当时的出版社采用，实在是顺理成章。虽然文中描述了罗二娘不明究里的发财，以此“对接”当时的语境，奈何罗二娘不是主角，只是乡村中的一个配角。东向的一家出版社先是肯定文中人物鲜活如在眼前，但“农村题材”不属他们的出版计划，以洋洋数百言的婉拒而退回稿本。西北方向一家出版社愿出，但须在下掏2500元的书号费（后讲价为1700元，主要是考虑作者在西部），然后由作者随便拿去哪里印出来，而当时在下正有两个孩子读大学，1700元于我是一道难题，始终未敢轻举妄动。南边一家出版社干脆说：你可否造一些艳情文字，然后顺带帮你出版《风流乡村》？在下觉悟矮，想到倘若造出虚情假意的美眉美腿，让后代读了会指着鼻子说：哟，这就是咱祖父写的书哩，呸！于是我不理不睬，当然出版此书也就不了了之。就这样，这书稿一搁到了2007年。其间文坛变幻更迭，诸多详情，读者自知。

其实，西部大开发不止于造几栋楼房，筑几条道路，让乡集而城镇，让城镇而都市，那样简单而没有悬念。西部大开发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，是西部山川、地理、人文、风俗面临的一场考验，亦是西部各种力量的重新洗牌，以及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。这之中，观念尤为重要。在所有人的观念中，领导的观念特别重要。观念即态度。一个人有甚么样的思想意识，就有甚么样的观念；有甚么样的观念，就有甚么样的行动。《风流乡村》中，杨秀发、陆大有等人是新一代的乡村知识分子，他们在秉承老一代知

识分子的风骨中，还观照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而有一股“犟”风和“闯”劲，全然见不到迂阔而令人捧腹的行径。而唐副书记至少还躺在剿灭土匪的光辉业绩上无所作为。唐么二作为村支书，完全借助几十年形成的家族力量而得以为所欲为，最后以流放西北为结局。草凳是乡村中一般民众的代言人，他们有小算盘，有许许多多的顾虑，跟着甚么人都可以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他们心地善良，不作大恶之事，亦不因为善小而不为。他们就是顺民，就是乡村中的最为重要的存在。像草凳那种没有心理准备的人，一旦踏入仕途，结局往往不遂人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乡村大变革中，像王司法、李民政那种心术不正的人，往往让我们的事业蒙受羞辱。

《风流乡村》力图反映西部大开发背景之下乡村发生的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民心的巨大嬗变。这些变化主要还在于各色人等的言行举止上。力图从观念的深处，探视一回乡村变革中的莺飞草长与良莠杂陈的社会状态。《风流乡村》全景式展现了乡村中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革之前的徘徊观望的慵怠，在变革之中或找到奋进的方向或迷失在乱花迷眼的生活大潮中。生活始终是不尽如人意，而乡村变革又是大势所趋，于是，乡村中的人物登场亮相，不管是匆忙一晃，还是气定如山，都留下一些有声有色的人事物事，经由这些人事物事有声有色的活动，推动着乡村的变革，乡村的发展，乡村的进步。

由于当年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，正在县文联供职，要主编一部《道真文学作品集》作为道真自治县成立15周年的礼品书，还要参加当年颇为浩大的“三讲”教育活动，便给这部长篇小说打上了仓促的意味，许多人、事、物难免有了急就章的感觉。所以一拖6年没有出版。其间在下角色发生多种变化：作过贵州工人报编辑、记者，回道真主编了《道真自治县水利电力志》，然后又到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服务至今。



还在稿本刚刚杀青的2001年，贵州知名的文艺理论家曾祥铕老师就对稿本提出过改进意见。稿成后，贵州作家协会秘书长苑坪玉先生希望能写到三十万字，使各种展开的人、事得以圆满呈现。可是，因为忙，始终没能按此修改。2006年，黔北老作家钟永玖老师建议，将已成的16万字的书稿按上卷出版，以后再写下卷。2007年春，老作家文博豪老师亦劝在下先出版，姑且命为“上卷”，稍后得便时再写出“下卷”。文老师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，在百忙中，他认真审读了全稿。于是，这部搁置了六年的文稿得以面世。当代著名作家、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石永言老师不辞辛苦为本卷作序，对在下的提携之情不言自明。

今天的文学，现实主义作品受到空前的关注。曾经喧嚣的为中产阶级文学不过昙花一现。许多直切国计民生的大作，探视民族灵魂的作品纷纷涌现，关心底层、关注民瘼、关怀人性的作家作品也已令人目不暇及。自2006年《文艺报》展开“人民的文学”讨论以来，人民的文学深入人心。特别一提的是，在下对灾荒、饥谨、病害之类的困境无动于衷的“文学”深表怀疑，而非属于“仇富一族”。像邵逸夫那样的富翁，像袁隆平那样身价难以计数的科学家，他们或捐资助学，或为人类的温饱孜孜以求，其德其行，让人景仰。何仇富之有？中产阶级作为中国民主、自由、健康发展中的中坚阶层，就是超前一点，提前为他们创作作品，本来无可厚非；问题在于文人的趋富心态，被钱扭曲的灵魂无端让人厌恶。文学，永远是富贵之外的事业，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就是明证。

二〇〇七年初夏于遵义老城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始终注视着脚下那片土地（序） ..... | 石永言 001 |
| 文学是富贵之外的事业（自序） ..... | 003     |
| 第一部 .....            | 001     |
| 第二部 .....            | 038     |
| 第三部 .....            | 083     |
| 第四部 .....            | 125     |
| 第五部 .....            | 170    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    | 198     |
| · 附文论二题 ·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山原的独行者 .....         | 黄 毅 201 |
| 胡长斌先生小说创作再论 .....    | 黄 毅 212 |

## 第一部

### 第一章

【1】“大雪”过后的某一天，村公所突然热闹起来。除了年末岁尾的党员聚会，沾不上任何节假日的村公所何以人声鼎沸？那时正是农闲，天气还不算太冷，就留下老婆在家料理似乎永远也作不完的家务事，男人们竟快快乐乐地溜在公路边看热闹了。

村公所十分醒目，突兀地立在田坝，当门公路像一条银线，爬动着甲壳虫似的车辆。村公所看不出甚么落寞，相反，于冷清中透出热闹的气氛。

这是黔渝边陲少有的山坝，周围的青山离得很远，远到成为一种点缀，田坝因此显出宽敞。村公所恰在田坝中心，人们突然觉得这样的大坝是应该热闹一番才对，像距田园只有几公里，藏在大坝边缘一条山凹中的县城那样，整天车来车往，人声沸扬……那时坝上的越冬作物正长得起眼，村人完全有理由挂上锄头，翻出簇新的棉衣或预备下凌天才穿的毛衣，套上大头皮鞋，拖拖拉拉地，从山麓下或从小溪竹林旁自家的房屋走出来，往大坝村公所走去。——这不是猎奇，反正冬日漫长，总得不要荒疏了那颗躁动的心灵才好。

接近村公所时，人们的眼睛蓦地一亮。原来不知在甚么时候，有人把村公所翻盖成了一座气派的小洋楼。红漆大门，绿色窗框，

几片玻璃迎着初升的太阳，十分地晃眼。二楼一排密密的窗户，遮着清水出芙蓉的窗帘，让人们感到里面不知是怎样的神秘……

门口一挂万响鞭炮正欢欢地爆炸，隔了老远，就感到火药呛鼻……草凳村长正站在公路上，一脸笑意，公路边上已经停着大车小车好几辆了，特别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人很神气，让草凳一脸幸福，忙前忙后，顾此失彼，作着接待……尚未靠近的村民疑惑着驻足了，在去与不去间徘徊。直到大车小车欢快地掀着喇叭，或朝南或朝北飞驰而去，村人这才自觉不自觉地捱拢上去……草凳忙忙向所有来来去去的散烟，烟是带把儿的，惊得许多从未烧过把儿烟的人一脸喜悦。人们划上火，小心地吸一口，再抬眼，看着正门上挂的一排招牌：

大坝村民委员会

大坝村多功能活动中心

大坝村党员培训中心

大坝村治安联防委员会……

看的人百思不解，不知道这招牌与己有何种关联，但浓郁的欢悦很快就把他们融在一起了。他们走进去，或者刚跨出门，都亲亲热热喊一声“翠花”……

翠花是草凳老婆，一张瓜子脸很妩媚，那如银铃摇落的笑声可以将皱褶的脸面和荒疏的心抚慰得平平整整……好多人又挤到屋里，呼朋唤友，寻一张桌，喊翠花沽一斤二斤火酒，便有七八双手争相迎向翠花那双细腻如藕的手，接过酒碗，一仰脖灌下一口热辣，又嘿嘿干笑几声，再将碗传下去……醉眼朦胧，不知道自己何以竟来这里，何以可以置冬日融融并且不顾田里的青苗，而放肆喝酒之后打胡乱说；又何以专从闹哄哄的盈耳的躁声中独独搜寻翠花的笑声、应答声，抑或亲昵得令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笑骂声……

惟草凳忙进忙出。还收受了几块硬匾，诸如“开门见喜”、“财

源盈门”，更有创新的，譬如“钞票真是好东西”，也有模糊着传达某种信息的如“天滋地润”等等：草凳一律接下。翠花柳眉细腰，胸脯不让分毫似要顶穿花格女衫，那一对圆滚滚的乳房在衬衣里躁动，勾得男人的眼睛都拉直了……又来了一拨人嚷嚷要沽酒喝，喝得如醉如痴……却见乡中学的陆老师独坐一隅，登记“人情礼”，时常围一堆人，让陆老师把一本“礼尚往来”簿子写了大半篇幅……这就让人觉得，自己来这儿酒已喝了，热闹已瞧了，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，心里才踏实啊？便摸索一阵，把身上的钱尽量往外掏；当抚摸着那一摞化肥钱时心里是哆嗦了一下，但谁都挡不住翠花那粲然一笑，于是咬咬牙，把兜里的钱尽量外掏，交给陆老师，挂在簿子上……

翠花艳若桃花，在人丛中蓬勃开放。

门外又一阵喧闹。老支书、唐么二等十数个人拥进来。正在喝酒的老汉梅二松吆喝：

老哥，还硬实哟？

老支书说：松二哥，少喝那劳什子，谨防回去让松二嫂打屁股哩！

梅二松说，她打我，我还打她的“洞”哟！

一阵轰笑。

草凳和唐么二他们上楼去了。老支书一边抖着胡子大笑，一边说，松二哥，喝完马尿，回去兴许找不到洞门朝那边开呢！

又一阵轰笑。老支书说，好了，你们喝吧，我们还得去楼上开支委会！

气氛更为热烈。梅二松拍着一个莽壮大汉，说，狗娃，喝闷酒？想媳妇啊？梅二松想想又说，你天天在县城赌博，怎就不赢一个婆娘回来？

狗娃脸通红，结巴说，谁，谁不，想呢，可就，就是赢，赢，赢不来啰！

梅二松:有了钱,还怕找不到婆娘!

狗娃默然不语。喝酒的人们又一阵开怀大笑……

【2】天色向晚了,田坝朦胧起来。狗娃还赖在屋角,喝着酒,像一个襁褓中的孩儿在吮吸母乳那样,咂巴有声。

那时,草凳和翠花坐在柜台内清点收入。室内很空旷。草凳奔出柜台,说,狗娃哥,回家嘛,看我都要关门啦!

狗娃似从酒碗中醒过神儿,酱红了脸色,一对牛眼胡乱扫一下空洞的屋子,搥一眼翠花,往门口挪去。草凳掏出烟,递给狗娃,并给他点上火,还招呼:

狗娃哥,慢走!慢走!

狗娃酒气升腾,胡乱嗯嗯着摇着宽大的身胚,颠上马路,昏昏地蹿走……南来北往的车碰上这种乡间酒疯子,也只得耐着性子,伺机超越而行;据说有的地方专用此法敲诈司机,让司机吃不了兜着走。但狗娃没敲诈谁。这时他脑中翻搅,叽哩咕噜说:

狗而的,才当个村长,就占,占住这末个好地盘做,做生意……那婆娘好,好,好嫩啊,咦!

狗娃就胡思乱想,胡乱游荡,结果把自己给游迷糊了,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,在旷野晃荡……待他抬起醉眼,看一眼村公所时,他似乎瞅见一条黑影在洋楼附近晃一晃二的……

狗娃一激灵,酒就醒了一大半。他常钻县城,知道有影子在跳就必有偷盗抢劫之类的事儿,还有强奸之类的事情呐!狗娃一屁股坐在田埂上,忍住乱跳乱蹦的心,又朝远处的小洋楼观望,也已不见了黑影,村公所沉寂无声……狗娃正在纳闷,突然一个念头把他从混沌中拽回来:村公所怕是要出点事情哩,你狗而的还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!他爬起来,就蹿走,但酒精烧迷了眼,一脚踏虚,仰八叉倒在一块麦田里。他正待爬起来,一双手紧紧抓住了他……

狗娃懵了,结巴说,唐,么,二,支书,你,你扭,扭我,干,

干嘛?

唐么二大声武气说,狗娃哥,你干得好事哩!

狗娃说,干,干了啥?

唐么二恨恨说,还装模作样啊?

狗娃申辩:我,没,干,甚么!

唐么二命令:起来,走!

这时,远处也已传来公鸡喔喔,夜深风硬,狗娃禁不住一阵抖索……他的大脑里像有一盆粥在翻搅,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在县城大赌了三天三夜了,狠捞了大把钞票,要不是城里那个甚么“拚命三郎”差点放了他的血,他不得不将牛眼瞪出血,扔出去了大半,要不,他回到乡里就是大款了。他顶着残阳,扬着蓬头垢面的脸面,见了汽车就大喊:

你狗而的神气个铲铲!

回到坝上,路过村公所,让热烈的气氛裹挟,他就一屁股赖在桌上,一副霸王神气,边喝酒边瞌睡,边打盹边喝酒。梅二松叫他时,他恨不能一拳把这老汉打出门,但又想到乡里乡邻,当孬头也在外面当,不必在乡里将所有的人树为敌人……他喝得昏天黑地,又想放倒头大睡三天,管他狗而的些怎样赚票子,怎样去胡搞哟,到头来我狗娃还是狗娃,还得土中刨食,还得忍受老母的诅咒,还得进城去赌一把……还得让唐么二看住么?……

狗娃看一眼朦朦胧胧的田坝,又看一眼朦朦胧胧的唐么二,始终没有明白唐么二扯住自己是怎么回事……

**【3】**天刚拂晓,一个惊人的消息便传遍了田园:

狗娃“抢人”,让逮住啦!

人们惊愕之余,不忘骂一句:狗而的痞子!又骂一句:狗而的赌棍!

狗娃被拴在小洋楼门前一棵瘦小的树苗上。冬天的太阳暖烘

烘的。狗娃似乎无挂无碍，一副迷糊状，似梦非梦……

人们像在观赏一只五大三粗的狗，围着狗娃不愿意离去……唐么二大步走来走去，口水喷喷，数落狗娃的劣状与恶行。

草凳额上似有一块青包，全没了昨日的神采，对前来询问的人说：

狗而的，磨蹭着不走！还是我催他才走的哩。我当时就感觉是狗就要咬人，就嘱咐翠花小心在意，把门拴了又拴……半夜了，狗而的掰弯了钢条，挤进来，撬我的钱柜。我听到是有甚么不对头的声音，就要拉开电灯下楼看看；但狗而的不知啥时已经摸到楼上，噗地出手一拳，把我额头都打晕糊了……但我心里明白，不知狗而的还要干啥名堂？原来他捱拢席梦思，抱住吓呆的翠花乱摸……我急了，提起电棍赶上去，狗而的好灵活哟，一扭身就下了楼；我赶到楼下，狗而的早破门而出，逃之夭夭……

人们这才嘘一声，心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便张开双眼去搜寻翠花。翠花的脸色果然有些挂不住的模样，粉脸红中显白，似羞又赧；又像让人当众撩开了衣服那样地烦恼。众人便在心里唏嘘一回，觉得那婆娘硬像一朵艳丽的花，蓬勃得有点过了头，怪不得有人夜半冒险，敢于打倒草凳去调戏……嘴里啧啧，似觉不妥，改为“吓”，当然是吓狗娃的……

就在这末吵吵闹闹的时候，乡里的王司法来了。王司法也管偷鸡摸狗、打架斗殴一类的事儿。人长的很文弱，不像一个可以打出几套拳路的人；王司法常到村里走走，神情严肃，不苟笑谈……

唐么二迎住王司法，咬了一阵耳朵。王司法大声说：

唐支书，快去请老支书出来商议问题！

唐么二响亮地答应一声，抬脚就走了。

王司法扬着小白脸，对众乡亲说：

大家看他干甚么？狗娃么，不认识了？都回去，该做甚么还做甚么！



王司法又骂一句：他妈的乱搞！

众人不知他骂谁，却见他亲手解掉捆绑狗娃的绳子，往公路边的水沟一扔。那时，狗娃仍然蹲在地上，一副木然。

人们还想看下去。王司法却唬着脸，对草凳似乎也不爱搭理。大家便陆继散去了。

地上还蹲着狗娃。刚才，在众人的闹哄哄中，他尚在迷乱之中，还以为是在县城的农贸市场，大家正围着一匹刚从山中捕来的黄鼠狼而评头品足呢。待睁眼，见众人散去；又觉得自己的双手似乎是绑在树上的，就来了气，对王司法嚷：

老王！快跟我解，解，解，解绳子！

王司法拉下脸说，谁捆你哪？

狗娃动动麻木的胳膊，拿出双手，从地上一点点站起来；头很沉，像站立不稳。王司法搀扶他，走进小洋楼，坐在桌边。

王司法一凶二恶说，狗娃，不要乱跑，到时有事找你！

狗娃说，我，我才不跑，跑罗！我为甚么要，要，要跑？

王司法说，这就好！大家都在一个乡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我也不会把你吃了；但你乱跑的话，就是罪加一等！

王司法就丢开狗娃，捱拢柜台，对恹恹的翠花说：

表妹，昨晚遭吓了吧？

翠花的眼泪就流了出来，像小囡遇上亲娘。

狗娃见不得女人的眼泪，就车转身，勾下头，趴在桌上呼呼大睡……

王司法轻轻拿开翠花捂脸的细嫩光洁的手，猛地去她的脸上啃一嘴，说：

遇上这样的一些人物，就知道扰乱社会治安，看我不找出几个典型，狠狠整治他狗而的些一回！

翠花哽咽：表哥，你得替咱们作主哟！

王司法借机又去翠花脸上嘬一嘴，朗声说：